

孔 庙

在中国的历史上，就个人的影响而言，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孔夫子这位老先生了。由他所开创的儒家思想，经过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及后代思想家的弘扬，不断发展，贯穿于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直到今天还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着影响。不少著名学者都指出，儒家发展到后来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它有崇拜对象，有自己的信条和经典，只是它没有严密的组织而且在教义上是入世的，即面对现实生活的。它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不仅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留下烙印，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促成了不同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东方文化的生长。

它的发源地——孔子的故乡就在山东省曲阜县。这里的绝大多数古建筑，都是孔子、孔子的传人和他们的学说的产物。就连曲阜城，也因这位老先生而建得与中国的其他城池不一样——那种一向踞于城中心的县衙门，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孔老夫子的庙堂。

曲阜的古建筑包括孔庙、孔府、孔林、颜庙等。孔庙位于县城中部，南北绵延 600 多米，占地 9.6 公顷。共 9 进院落，几乎将曲阜城一分两半。孔庙是孔子后裔的祖庙，这组石坊、碑亭林立，殿阁高耸的建筑群，和北京明清皇帝的太庙相比，尺度略小一些，但它那重重院落的气势与古雅的环境，则是连太庙也无法比拟的。至于它的历史的悠久，那更是任何一代皇帝的祖庙也望尘莫及了。

皇帝们都想传江山于万代，但最长的也不过几百年，一旦天子改姓，祖庙就不复存在。而孔老夫子的庙却不同。老先生在世时，因为主张复古并不得志，倒是他死后才受器重。他死后的第二年（公元前 478 年），在他的住宅处开始设庙。后来因为统治者发现，他的学说对于维持封建统治不可缺少，而且又很系统，越发表示对他的敬重，庙也越修越大。无论是哪一代皇帝，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尽管彼此厮杀，但一旦政权在手，都来对孔夫子表示一番恭敬，这孔庙竟如同不倒翁一样，延续了 2400 余年。甚至到封建社会气数已尽，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被赶出北京紫禁城后，孔庙中孔夫子的塑像依然端坐高堂之上。

孔庙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大中门以南的三进院落，全部由门屋式建筑及牌坊式建筑构成，这诺大的一处地方，要说实际功用，几乎一点也没有。它是在

明代时才完全形成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深深懂得孔子学说及被后代不断发扬的封建伦理纲常，对于巩固他的统治是何等的重要，立国之初就下令祭孔，并召见孔子的第 56 代孙孔希学，要他“领袖世儒，益展圣道之用于当世”并赐祭田 2000 顷。在这样的推崇中，整个明代修庙活动变本加厉，不但殿堂变大了，庙址也大大向南扩充。为了烘托气氛，在中轴线上一连串建了三座门屋和四座牌坊。600 年过去了，这一带形成了古木参天、石坊林立、气氛肃然的环境。

在第一道门屋“圣时门”前有“金声玉振”坊，“太和元气”坊，“至圣庙”坊和一座石坊式的棂（líng）星门。在东西两侧还有“德侔（móu）相等”天地和“道冠古今”两座木牌坊。“圣时门”后中轴线上的另两处门屋是“弘道门”和“大中门”。可以说，孔庙的南半部是门的世界，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建筑中以院落作为基本空间单位、以门作为连接枢纽的艺术特点。同时，它可以使人们体会出，在博大精深的孔子的学说面前，“入门”确实不易；“升堂入室”更是困难。

孔庙南半部的营建，使南北中轴线大大延长，气魄是有了，但曲阜城东西的交通却不方便了。“文化革命”期间，在大中门前开出了一条连接东西城的马路，虽然破坏了孔庙的完整格局，但人们来往却方便多了。

大中门后为同文门，它也是宋代时孔庙的庙门，

原为三间，在明代重修时为了抬高孔子的地位，连同前面的三道门，一律改成五间。自此门开始，建筑布局仿照帝王宫室之制。在元代时，就建造了高墙和角楼，并在角楼南建了钟鼓楼。现在角楼和钟楼还在，但鼓楼已无迹可寻了。

同文门后即是奎文阁，这是一幢三重檐、面阔七间、进深五间的高楼。它的上层相当于公共图书馆，早在宋代就保存了大量的书籍；下层是过厅兼作公共活动使用。在明代弘治年间，为了同扩大后的孔庙规模相适应，当时的工程主持人决定拆除旧楼，扩成新楼，由五间扩成七间。楼下因作公共活动用，采用了内外柱同高的传统殿阁式作法。这下层的上面，布置了一层平坐层，平坐层之上才是藏书和阅览的第三层。奎文阁屋顶平缓，它的坡顶高跨比为 $1/3.3$ ，较后面大成殿的 $1/2.5$ 和缓许多，这是因为古代人讲究“平楼崇殿”，认为殿的屋顶应当陡峻，而楼的重要性不如殿，同时楼较高，一般情况下看不见屋脊，平缓一些可省些材料。

奎文阁后大成门前有历代建的碑亭共 13 座，亭内皆为各朝要人祭孔后立的碑。13 座亭中，金代 2 座，元代 1 座，清代 10 座（明代的碑亭在奎文阁前，民国年间重修），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是多么看重孔子的作用。清代建的碑和建的碑亭，由于过多过密，已破坏了大城门前原来较为疏朗的格局，

属于画蛇添足之笔，不过这儿倒成了一处重檐亭子和历代书法的展览会，对于要研究古建筑技术和书法的游客来说，倒省了不少力气。

从大成门到大成殿的庭院，是孔庙中最重要的一个院子。院内有一个重檐十字脊的亭子，下面就是著名的杏坛，是当年孔子讲学的地方。宋代时在坛旁种了不少杏树。坛是露天的，金代以后，朝廷为了显示对孔夫子的恭敬，在坛上加了亭子。

亭后的主殿就是孔庙中最重要的建筑物，叫“大成殿”，也是全国各地所有孔庙大殿的名字。中国封建社会把“集大成”即综合概括各家成就看作是学术领域中的最高成就，并把孔子看作是集大成的最高代表，这殿便也叫作了大成殿。

孔子的地位是到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后才高起来的，汉平帝时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南北朝时，佛、道盛行，孔子的地位一度下降，可一到唐朝就又被宠了。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并下令各州县立孔庙。唐玄宗时，孔子的封号由“公”上升为“王”叫“文宣王”。宋代孔子的头衔又加了一顶，成了“至圣文宣王”。元朝统一中国后，孔子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代孔子实际上已享有皇帝的待遇，殿加至九间，使用石雕盘龙柱，这时不再称王，叫“至圣先师”。到了清代，孔子的封号再也加不上去了，就追封孔子的五代祖先为王，并将孔庙中的绿琉璃瓦换

成帝王才敢用的黄琉璃瓦。清代的康熙和乾隆皇帝还亲自到曲阜祭孔，行三拜九叩的大礼，这是两千多年中的尊孔活动的最后一次升级。

但孔庙也有倒楣的时候，明朝正德年间，农民起义军驻兵孔庙，将奎文阁上的书籍烧光。另外天上的雷电也从不将孔夫子放在眼里，大成殿就曾多次着火。清雍正二年（1724年）阴历六月九日，狂风暴雨，雷电交加，大成殿被雷电击中，一声巨响，迅速起火，烧掉了房屋 133 间。孔子亲手种植桧树也是在这次火灾中烧死的。为了此事，雍正皇帝两天没吃荤菜，还亲自到京城国子监孔庙致祭，并派官员到曲阜慰问。从雍正三年起用了 5 年时间耗银 15.7 万多两才完成了这次遭灾房屋的重建。

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成殿，就是雍正三年后重建的，距今有 260 多年。它的前边有 10 根雕龙石柱也是雍正时雕刻的，每根耗银 91.18 两。大成殿面阔 24.8 米，进深 45.6 米，高度有 24.6 米，重檐歇山顶，前有月台，室内有错金盘龙的天花。大殿正中坐着孔子的塑像，两侧是颜回、孔伋（ji 孔子之孙）曾参和孟轲的像，靠山墙处则为“十二哲”即孔子的著名学生及追随者的塑像。

大成殿东西两侧有廊庑 80 间，原来是供奉历代著名儒家“贤人”神位的地方，现在是碑刻陈列馆。大成殿后有寝殿，是一座重檐歇山顶七开间的建筑，内

供孔子夫人并官氏的神位。寝殿后又有一殿叫“圣迹殿”单檐歇山五开间是陈列明代刻的120幅孔子事迹图的地方。圣迹殿后东为神庖(páo 厨房)西为神厨，这是过去祭孔时准备牺牲及焚烧祀文奠帛的处所。大成殿东西两侧，还有两路建筑物，殿东庭院为祭祀孔子的五代祖先的地方，殿西庭院在明清两代为存放祭祀时的各种乐器及祭祀孔子父母的地方。

(苏之轼)

北京天坛

封建社会科学还不很发达，人们对许多自然现象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认为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全掌握在冥冥的苍天手中。庄稼丰收了是苍天的恩赐，庄稼欠收了是苍天的惩罚。为了确保年年庄稼丰收，人们就必须年年向苍天祭祀祈祷，祈求苍天开恩。

而作为“真龙天子”的皇帝，为了体现他是一国之君，百姓“父母”的形象，还专门修建了一种祭天的坛庙，来替百姓实质上是替他自己祭天。位于中国北京的天坛，便是这种十分著名的建筑物之一。

天坛建于公元1420年（即明永乐十八年）。坐落在北京外城南部永定门大街东侧，是个由内外两重围墙环绕的建筑组群。外墙东西长一千七百米，南北长一千六百米，总占地约二百七十公顷。围墙的平面接近正方形，但从高处看这南边围墙的底角呈方形；北边围墙的底角呈圆形。那是附合了封建社会中流行的“天圆地方”之说。

在围墙正中略偏东的地方有一条长四百米，宽三十米，高四米的砖砌大道，连系着天坛的两个主建筑

——祈年殿和圓丘。

这条大道叫丹陛桥，又叫海漫大道。大道两头直对内围墙的南天门和北天门。

丹陛桥北端的祈年殿是天坛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它是一座高三十八米，直径二十六米的三重檐圆形大殿，安放在面积五千九百多平方米的圆形汉白玉台基上。台基分为三层，每层都有雕花的汉白玉栏杆，如同花边一样镶嵌在台基上。殿檐三重分为蓝、黄、绿三色，象征天地万物。殿顶有一只圆球，上面锃满黄金，只要在阳光下，便闪闪发光。公元1751年（即清乾隆十六年）重修时，将三重檐全部改为深蓝色，直接比喻青天。再加上层层向上收缩的圆顶，整个大殿便有了一种与天十分接近的感觉。

祈年殿是一座无梁殿，高大、沉重的三重檐全靠二十八根巨大的木柱和许许多多互相衔接的小木制构件支承着。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种水平很高的修建大跨度建筑的技术。支承最上层层檐的四根柱子叫“龙井柱”，分别代表着一年的四个季节。它高十九点二米，直径两人合抱不住。支承中层屋檐的十二根柱子叫“金柱”，分别代表着十二个月份；支承着外层屋檐的十二根柱子叫“檐柱”，分别代表着一天的十二个时辰。相传这二十四根巨大的柱子来自云南的原始森林，它们先由陆路到长江，再由长江入大海，再由大海至天津港上岸，然后再由天津运北京，历尽

艰辛，耗去无数人力、物力、才使它们在北京安了家。殿内正中的地上还有一块圆形大理石石板，上面是自然形成的龙凤图纹。可以想像要觅得这样一块石板，需要花费多么大的精力。大殿四周不设墙壁，全部安着深红色的格窗门，上面雕刻着复杂的几何图案和精细的花纹。祈年殿内部的色彩十分华丽，圆柱上雕龙画凤，溢金流红，完完全全的皇家风度。就连小木制构件上也布满了呈祥兆福的图案，尤其在顶部的藻井中，彩画更是精美。据说，绘制和雕刻这艺术珍品的全是皇宫内培养的一代艺匠。他们的终生职业就是为皇家装修和描绘这些建筑物。

祈年殿是个圆形的殿，不仅外部的台基圆，平面圆，就连内部的构件和装修彩绘都是圆形的。皇帝们祈祷丰收 祭祀天神的仪式就在这充满了“天圆”宇宙观的大殿中举行。

祈年殿中心往南七百五十米便到了天坛的另一个主要建筑圜丘的圆心。圜丘位于丹陛桥南端与祈年殿遥遥相对。它建于 1530 年（即明嘉靖九年），1749 年（即清乾隆十四年）曾重修过一次，是个外方内圆有两重围墙的圆形台子。这台子分上、中、下三层，全部由汉白玉筑成。第一层石台 径九丈 是一九之数 第二层石台 径十五丈 是三五得十五之数 第三层石台，径二十一丈是三七得二十一之数。封建的君主主观地认为自己是天和太阳的化身。太阳属于

阳性，因此，用于皇家祭天的圜丘必须由阳性数字一、三、五、七、九等组成。不仅石台的直径是阳性数字，就连铺成石台的白石也是阳性数字。例如，在第一层，它的中心是一块圆石，圆石外的第一圈用九块白石环绕；第二圈用十八块白石环绕；第三圈用二十七块白石环绕，依此类推，直至最外一圈递增到九九八十一块。第二、第三层也是如此，共三九二十七圈，最后一圈（第二十七圈）达二百四十三块。其它诸如台阶、栏杆也都一样，全用阳性数字筑成。台阶十二个，每个台阶是九级，雕石栏板二百十六块，也是九的倍数。这许许多多的阳性数字不仅是几何学的绝妙运用，而且大大地满足了封建帝王充当天子的欲望。从而也形成了圜天建筑上的独特艺术特色。

圜丘对自然景色的运用也是非常成功的。如果站在四米高的丹陛桥上从祈年殿主入口往南远眺，四百米笔直的大道直对圜丘。而圜丘就衬托在茫茫苍天的背景上，真是天丘一色。

圜丘的基石十分牢固，二百多年来，坛面毫无损害，依然平整如镜，石板接缝也丝毫不差，没有任何下沉和翘起的现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建造技术。

圜丘周围还有三座高灯杆，十二座铁炉和一座琉璃炉相陪衬，它们都是冬日祭天的器物。

此外，在圜丘北面，大约四十米外的地方，有一座

供奉着“昊天上帝”牌位的小殿，叫皇穹宇。它单檐，圆形，饰以蓝瓦、金顶、朱门，伫立在洁白的单层须弥座台基上，与祈年殿的形式相近。由于这座殿的四周绕以一圈圆形围墙，因此还产生了不少有趣的声学现象，如三音石和回音壁等。那三音石就在皇穹宇台阶前的石板上。如果你站在台阶的第一块石板上，击一掌或叫一声就能听到一声回声；站在第二块石板上击一掌或叫一声就能听到两声回声；站在第三块石板上击一掌或叫一声就能听到三声回声，真是有趣极了。而回音壁就是皇穹宇外的这座正圆形的围墙，墙面光洁细腻，色调青冷、明亮。只要你站在东墙根轻轻地说上一句话，西墙根的人马上就像听到电话似的一清二楚。

天坛的布局与设计充满了迷信色彩，然而它却体现了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璀璨无比，凝聚了中国劳动人民巨大的智慧，它里面包含的许多建筑技艺和物理现象都是其它宗教建筑所不具备的，从而成为宗教建筑中一枝独特的奇葩。

（陆 坚 杨国清）

北京社稷坛

在北京天安门西侧，与东侧太庙遥相呼应的是社稷(jì)坛。现在叫中山公园，是游人踊跃的地方。同太庙一样，社稷坛也是明代永乐年间按“左祖右社”的制度建在皇城之内的。

什么叫社稷？社是土地之神，稷是古代五谷中的一种，又代表了主管五谷生长的神，在古代中国这样的以农立国的国度里，社会的安定，国君统治的稳固，都直接依赖于农作物收成的好坏。因而国君若要江山永固，就首先要祈求社神和稷神的护祐。所以，很早以前，中国就存在着设坛祭祀社稷的制度，并将这种制度看成是国家级的大事。明清两代，皇帝在每年春秋两季中的第二个月的某一日，都要亲自登坛祭社稷。久而久之，社稷就成了江山、国家的同义词。

北京的社稷坛同太庙一样，占地面积很大，也有不少苍劲挺拔的古柏。其中“来今雨轩”旁的七棵柏树已逾千年，相传是辽代时留下来的。同太庙一样，从故宫的端门到午门之间有道路通向它，所不同的是，通太庙的路是通向太庙戟门之南，而通过稷坛的路则

是从北部进入的。

太庙的中心建筑是亭殿，社稷坛的中心建筑却是一个没有屋顶的台子，这台子有 17.8 米见方，分 3 层，乍看起来，它并不引人注目，但在古人看来，这台子太重要了。你看，它被用矮矮的琉璃砖墙围了起来，每边入口处都立了只用在重大建筑上的牌坊式的棂(ling)星门。这个不高的台子就是真正的社稷坛，是皇帝祭祀社稷的地方。

如果你绕社稷坛走上一周就会发现，这个重要的祭坛的地面却不铺砖而铺土，而且土有五种颜色，南部偏红，东部青灰色，北部发黑，西部灰白色，中间五小块则为黄色。再看四周的矮墙，也颜色各异：南部桔黄色，东部青紫色，北部黑色，西部为白色。原来，在这一小块神圣的土地上，一切都是讲究，有象征性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渗入到各个领域，也渗入到了带有强烈精神功能要求的皇家坛庙建筑中，使一切物质的表象都包含了封建伦理、封建秩序的深刻的文化内涵。人们认为土地有五块——东西南北中。按五行之说，每方土地都以一处颜色代表，还用一种动物来象征；东边是青龙，颜色为青，西边为白虎，颜色为白，南边为朱雀，颜色为红；北边为玄武（古代传说中由龟蛇组成的一种神兽），颜色为黑，中间为中心，是皇权的象征，颜色

为黄。在明清两代，这五色土都是由朝廷指定的几个县专门运来的。周围的琉璃则是烧制出的，因为烧不出红琉璃，只好用桔黄色代替了。这样，江山、国家就由五色土来象征了。

社稷坛中央原来还有一个方形断面的石柱，叫“社主石”，又叫“江山石”，大约象征江山永固的意思，可惜给拆除了。

在社稷坛的北面也有一座享殿，又叫拜殿，是皇帝祭祀时休息或遇雨时行祭礼的地方。殿面阔五间，单檐歇山，等级比太庙享殿低多了。这主要因为社稷坛的中心建筑是坛而不是殿。此殿建于明代洪熙元年（1425年），后经修缮，但无大变化，是北京皇家建筑中为数不多的明代前期建筑。殿北有3间戟门，原列戟72把，也是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掠夺走了。社稷坛还有一些小建筑如神库、神厨、宰牲亭等，是祭祀活动中的辅助用房。

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后，灵柩曾停放在社稷坛的享殿中。1928年改名为中山堂。

辛亥革命以后，清帝退位，社稷坛的原有作用不复存在。1914年改为中央公园，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这以后，社稷坛内陆续迁建和新建了不少建筑物。

入中山公园南门，即可看到一座四柱三楼蓝琉璃瓦顶的汉白玉石坊。四柱三楼是建筑术语，指牌坊有

四根柱子三个屋顶。石坊上有郭沫若书写的“保卫和平”四字。现在的青年可能不知道，这美丽的牌坊有着一段辛酸的往事。1900年，北京爆发了反帝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同帝国主义国家的驻京使馆发生冲突，打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义和团运动失败。帝国主义列强向我国勒取大量赔偿，并提出各种无理要求，而以德国为最苛刻。慈禧太后躲在西安不敢回京，后来却想出一个走后门的办法，请当时同德国人颇熟悉的名妓赛金花去游说，最后达成协议，要为克林德男爵立一牌坊，就是现在的这个汉白玉石坊。当时是立在东单总布胡同口克林德死掉的地方。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中国政府才把这耻辱的牌坊拆掉，更名为“公理战胜”，迁建于现在的中山公园内。1952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把它改名为“保卫和平”坊。

唐花坞以西有一亭，叫兰亭碑亭，原来在圆明园文渊阁，是乾隆皇帝游江南后慕绍兴兰亭之名而仿其意建设的。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后，1917年将亭之残柱和兰亭碑迁于此，并重建了碑亭屋盖。亭中石柱上刻有历代书法家模写的王羲之《兰亭序》和柳公权的《兰亭诗》。

公园西部还有后来建起来的迎晖亭、四宜轩、唐花坞等建筑；东部则有松柏交翠亭，来今雨轩、投壶

亭、露天音乐堂等。这些建筑的式样，有中有西，同原来的社稷坛已毫无关系，但却使公园的内容丰富多了。然而就历史意义而言，社稷坛中的五色土却是任何建筑也取代不了的。

（苏之轼）